

悼阮玲玉（上海大美晚報）

「她要做人，復仇，在夾攻中求生存！我們認爲阮玲玉之自殺，除了爲中國藝壇上同嘆一聲巨大的損失外，我們同時不得不爲中國正在前進中的新女性悲憤，而咒詛那些終日包圍她，或是已經獨佔了她而又想拋棄她的人而大呼撲殺此獠！雖然我們早就認定自殺這勾當始終是懦怯者的行爲。

『新女性』章明想活，阮玲玉也是想活的呀！但是現在，她畢竟因着忍受不了『冤』而自殺了。究竟是誰逼得她不得不走入自殺之路的？除了有人自承『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是一個兇手外，我們同時不得不歸罪於一般缺乏同情心的幸災樂禍惟恐沒有熱鬧可看的

悼阮玲玉

（上海商報） 本刊同人

你終於在社會的毒害下，在自己的不謹慎中，在一些自弄聰明的人飛短流長的時候，悄悄的走了！

你死了。那些聰明人，那些自以爲是逼得你不得不起的敗類，也許會暗自竊笑吧！他們不會在茶餘酒後，對你加以惋惜呢！他們也許會的。因

人，尤其是因了報紙上的誇大宣傳而掀起的潛在封建意識。因爲一般人求全於阮玲玉的太殘酷冷忍。而於飲她的血，食她的肉的元兇反而竟獲得寬大的厚恕。這使得一個意志不十分堅強象阮玲玉這樣的一個女性，如何再能忍受社會上的冷嘲熱諷，單是精神的痛苦，已經負擔不了，因此，她失掉勇氣去奮鬥，她不自殺，叫她往那裏走！

不錯，我們還記得，她是要做人的呀！牠要報仇！要做人，要復仇，就得奮鬥，就得掙扎，就得在夾攻中求生存，可是環伺在牠四圍的凶獸正太多了，誰都想同隙吞噬牠，於是牠又失掉了牠所有奮鬥的勇氣，牠不能走完新女性之路。於是乎章明型的阮玲玉真的自殺了。

爲他們的惋惜，時常是用在這種時候。他們目睹着自己的成績，僅有的一點憐憫心在這時候就大方的應用起來了。

不是嗎？社會在同聲一嘆了。有人在跑到舞場找熟人去探聽消息，有人並且還跑到萬國殯儀館抱着你的死頭而痛哭，有人在碰到你的朋友的時候，搖着頭發點感慨，然而他們正是直接的或者間接的殺你的人。

不久以前，我還看了你『新女性』那個戲，我不能不說，你的下場太像那戲的章明了。但章明自殺後，還終於覺悟，終於喊出『我要活呀』那一句話，你呢，你在一息尚存的時候，也曾想過『我要活呀』那句話的意義嗎！

對你加以哀悼，其實是不應當的。因爲你事實上並沒有死，你還活著，活在這世界上任何角落。一些正直的人，

在惋惜你的時候，並沒有忘記了她們。他們的利劍正在砍著她們的腦袋。他們正在需許要著那種類如惋惜你似的玩笑啊！

喚醒了她們，那是真的。但你的死不能不使我悲嘆電影藝術的損失。我想，和我有同感的人，怕不少吧！因爲你較之那用幾個銅板賣個皇后頭銜之類的演員，是有些不同的。



·梁氏三姊妹公祭舉步出殯儀館。